

烟台是我可爱的“海南家”

邓刚

小时候,父亲指着地图上的山东烟台对我说:“这就是海南家。”“海南家”是N多大连人对山东家乡的称呼,闯关东跨海到大连,对家乡有着无限的思念,而山东在海的南边,因此只要提到故乡,就亲切地说海南家。

我的海南家具体说是烟台市牟平区,在还不会写字的童年,我却会写“牟平”两个字,而且一口的胶东牟平腔。在那个艰苦的年月,因为种种原因,我30岁以前从未回过家乡。20世纪80年代,当我的小说《迷人的海》获全国大奖时,我参加了作家协会组织的“烟台笔会”,才平生第一次回到家乡,并开天辟地第一次住进宾馆,是当时的烟台华侨宾馆。家乡的亲友们都惊讶并惊喜地来看望我,他们大概也是第一次进宾馆乘电梯,简直就像参观宫殿。我觉得自己成了金发碧眼的老外了。

烟台的文化远比大连深厚,人文风光美不胜收,但那时的我正奋力创作,没有时间游山观水,只是偶尔到海边散步,却突然感觉烟台的海比大连的海温柔亲切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曾经是凭着一口气潜进波涛里捕鱼捉蟹的“海碰子”,对大海有着特别的认知和情感。在阳光炽

热的夏季,人们都喜欢到凉爽的海边。但夏季南风猛烈,大连的海往往波涛汹涌,令人恐惧。然而,无论南风多么猛烈,烟台的海竟然波平浪静,而且南风愈大,海面愈平静,这令我简直难以置信!后来明白,烟台在海的南面,所以南风是从陆地向海里刮,不但不起浪,反而像巨大的熨斗,将起伏的海浪熨得更加平坦。而大连在海的北面,只要刮南风,凶猛的波涛就轰隆隆地轰击陆岸。那以后,只要看到大连海浪滔天时,我就想起家乡烟台那温柔的海。

我虽然生在大连,长在大连,但一口胶东口音,一身山东人的骨架,身体里分明流淌着故乡的骨血。有人赞扬我是东北大汉,我立即更正说我是山东大汉,甚至说是山东好汉——自古山东出好汉!

改革开放以来,经常从报刊和广播中看到听到烟台迅猛发展的新闻,我就不由自主地感到骄傲。近些年来,山东青岛和烟台的总体发展速度远超大,作为生在大连长在大连的人,当然感到忧虑,但想到故乡日渐繁荣美好,心情又豁然开朗。十年前牟平区作家协会热情邀我回家乡,时任牟平区作协主席的焦红军和家乡的文友们热情地接待我,我也激动地与家乡



邓刚一家人

的文友们一起交流创作心得,畅谈文学。当看到街道上“欢迎邓刚回家!”的横幅时,我热泪盈眶,甚而痛哭。从此,我对家乡多了一种心情复杂却又丰富的思念。前些年我随世界各国十数位作家访问山东,我们的大客车从威海向烟台进发时,车窗前突然闪出路标“牟平”,我一阵激动和冲动,陡然喊出:“这是我的家乡!”车上各国的作家似乎全都听懂了我的中国话,一起鼓掌欢呼,特别是看到窗外现代与自然交汇的风光,更是掌声热烈……

虽然生在大连,长在大连,很少回到故乡,但在我的心里,永远坐落着故乡的城市,故乡的城市日渐五彩缤纷,我的心里也就鲜花盛开。

走近大家

本期人物



邓刚,1945年出生,原籍山东牟平,原名马全理。著名作家,辽宁省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1958年,因家庭成分问题,13岁的邓刚便不得不辍学进入一家机电安装公司当学徒,先后干过钳工、焊工、质量检查员等,还下海当过“海碰子”……生活的逼仄割不断他对文学的热恋,“当时,厂里下午5点下班,市图书馆晚上8点闭馆,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看书,几乎每次我都是全速狂奔。”尽管他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创作很快便初显功底,但因为时代原因,他的作品不允许发表,“当时被退回来的和练笔的稿子都用麻袋装”。

1979年起,逆境中坚守的邓刚迎来了人生的曙光,他3年内5次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文学作品奖,《阵痛》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《迷人的海》获1983—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邓刚著有长篇小说《白海参》《曲里拐弯的故事》《山狼海贼》《绝对亢奋》等,中短篇小说集《迷人的海》《龙兵过》等。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《站直喽,别趴下》《狂吻俄罗斯》《澳门雨》等,还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邓刚不言愁

刘兆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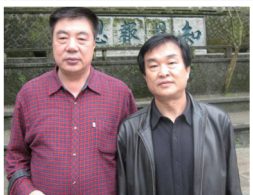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女歌唱家邓丽君有一首金曲,唱的是“问君能有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有愁而且愁很多的人实在不少,不然那歌咋能传唱至今?但是,堂堂的作家邓刚,我这个铁塔似的大哥,却从没听他和谁言过一个愁字。文如其人,他的作品也从不言愁。

不是他无愁,不是他总风正一帆悬,恰恰相反,他曾经的愁苦比常人多得多,若让多愁善感者述说起来,也会如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“文革”期间他沉重的“家庭成分”之愁,一度累及连媳妇都找不成。后来,国家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了,但日新月异的时代挑战、处处竞争的市场经济,他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,再怎么有天才,也不可能没愁事儿。没的话,不是鬼就是仙儿了。他只是因太多愁苦的磨炼而悟得了人性的乐观,他用这样的乐观为主料,自己配制了一种与阿Q精神胜利法不同的“哲学药水”,不时把自己的人生之牌重新洗一洗,那些愁啊苦啊,即使从他口中和作品中流出,也都变成幽默和快乐的样子。他是因为永不言愁而无愁的。他不仅无愁,也无许多作家常有的不良习惯,如嗜烟好酒恋麻将等,他几乎支烟不吸滴酒不沾甚至不懂麻将为何物。他有严格的起居作息规矩,早睡早起,不是万不得已决不打破。他是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家伙,以自己的健康和写作为本,以家人和亲友的快乐为本,因

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,写作之余随时随地找人说话寻开心逗乐子。他简直就是这方面的天才,说是“文坛的冯巩”再恰当不过。他和冯巩有过合作,他写的电影剧本《站直喽,别趴下》《狂吻俄罗斯》,由冯巩主演。他俩在一起如鱼得水,随便说笑,无论从形象到语言风格,很像一对捧逗默契的相声搭档。邓刚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寻到开心,到商店他可以跟服务员逗上一句;在火车汽车上,他顺嘴就可和乘客扯上一句;走在路上,还能和偶遇的交警调侃一句,被他开了玩笑的人不仅不怒,还十分受用。因而他不仅自己显得很年轻,谁跟他处久了也会变年轻。我感觉,谁跟他同呆半分钟,准能快乐三十秒,男女如此。他的妻子,当年就是被他的笑话和故事迷了神,忘了他的“政治身份”而许下终身的。我和邓刚认识三十年来,怎么也忆不出他说过哪句犯愁的话,与邓丽君的惆怅歌声相反,他总能让快乐似一江春水连绵不断向你涌来,使你乐不可支。

邓刚没读过正规大学,但我特别佩服他的聪明和自学精神。我们是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(由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八期转变而成)同学,他是班长,我是副班长主要管学习。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,外国文学新观念风起云涌引入或挤入中国,既新鲜时髦又让人晕头转向,都言必称之,以免被人小瞧,但一看作品,

基本还是老样子。而邓刚嘴上还是那些逗大家乐的笑话,似乎对新观念新手法根本没听过或听了也根本不以为然,可一看他新发表的作品,却已悄然变了魂魄,比如他的《曲里拐弯》《迷人的海》《龙兵过》《大鱼》等一批长中短篇小说,让人耳目一新,新得令当时的文坛大腕和泰斗们都吃了惊。我和他没人鲁院前就是辽宁作协创作学习班的同学,又几乎同时分别写出了《雪国热闹镇》《啊,索伦河谷的枪声》和《阵痛》《迷人的海》,同届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,因而得以同时入鲁院的。那两年多,正是我父亲精神分裂病十分严重的时候,如果我总是与愁苦结为密友,定会短掉一大截生命,但恰好与快乐的邓刚为伴,有了苦闷便找他毫不设防述说一阵儿,马上一身轻松了,以至后来我们默契得也如一对相声演员。我从来不认为吃苦能力比他差,但自认解除痛苦的能力肯定不如他,所以我很感谢他的影响和帮助,让我性格中也多了大量幽默和乐观因素,在吃苦能力之上又增强了解除痛苦的能力,不然我肯定活得不如现在好。有次我遇到了一件痛心事,当着他的面哭得抽抽噎噎,连当天取到的一本新书稿酬扔在厕所一天一夜都没发觉,是他陪我哭透了,再给我讲他自己当年的此类事。他当笑话讲,直到让我破涕为笑。从那次我发现了他心灵深处的真诚和善良,决心终生引以为友。



邓刚与刘兆林(右)

作者简介

刘兆林,1949年出生,黑龙江人。著名作家,曾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、党组书记。笔名:纪兵、鲍红。《啊,索伦河谷的枪声》获1983—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,《雪国热闹镇》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绿色青春期》《不悔录》等,中短篇小说集《刘兆林小说选》《违约公布的日记》等,散文集《高窗听雪》等。作品还曾获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。